七修類稿

杭仁和郎瑛仁寳著

天地類

日本畧

日本國通鑑前編以爲吳亡子孫入海爲倭故倭自云吳大伯後也墨談以爲倭國有徐福祠謂爲福後故中國呼倭爲徐倭似皆非也盖仁山據國語吳人遂王於角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於倭耳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延袤僅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名各不同多屬之於日本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入冦亦不

一開皇永徽間則遣人來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則
遣人來從儒受經原由廣東而來由明越者則始於唐德
宗時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諭而後入貢功臣録
以爲元年遣楊載考畧以爲二年遣趙秩恐皆訛其年分
蓋二年四年既貢則五年又何復遣二僧胡又因胡惟庸
事箸之祖訓以其國奸詐絕之永樂間三保太監招撫四
夷復通嘗見
太祖與國初僧仁一初送祖闡無逸之詩
太祖詩云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
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於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等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中選僧使來詔直往東扶桑又云飄飄瓶錫辭九重[illegible]
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鷄一叫東方紅

暦法

造暦之法雖以氣盈朔虚日月五星推衍換筭然非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数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筭則中人[illegible]為若輟耕録所載之法固為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辯令取其易知者併予聞於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

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盡央定不差運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巳巳卯時立春其刻数以後節氣法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两時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巳卯日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二臺異草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之處今建臺焉北旅生草一種能治人心疾蓋緣當時季子心許徐君劍也故魯輿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為異草人爭貴異草何功爭貴之心疾不瘳須一莖又嚴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也蓋表其潔清之意予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亦精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謂之奇

鐘鼓節

天下晨昏鐘聲數同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声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声三通湊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過為一通千擲為三通

補陀洛迦山

補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洋其山有善財岩并寺世以觀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走并到彼時見善財或白鶯許舒

每聞之作讀元人張光弼詩有補陀山一律引以至事跡佛事七晝夜祈見觀世音菩薩隨心應見大衆瞻仰無不慶讚詩曰丞相函香至此誠願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謂可消諸惡征伐容得息大兵金色圓光開寶髻玉毫妙相絡珠瓔手中示現楊枝露願洗干戈作太平據此人言不誣也吾想觀音乃天地間幻身隨誠致之人心趨何於此耳豈真在於普陀耶若然則賊刑時來寺之刼者何無神耶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若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之夕出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屋多倒沒死

者無筭直入皇城其年無灾變者豈非人能勝天意也

空平洞

杭吳山玄妙觀有石洞露於山麓規模爽塏而秀可坐十餘人苟加洗剔之功則妙矣嘗語姑蘇袁永之金陵顧懋涵曰可名其為空平近惟見其敗壁草莽泯然無迹詢之乃為過客遊賞觀主憚於迎送遂尔更造以掩予因嘆曰黄冠不識趣掩古衕時情芳洞必荒徑空幸舊日名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集解甘氏義録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盖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

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启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启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衆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爲水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勸農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

之壚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体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之註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荊楚人呼爲檐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之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顓旭也亦以本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黿故左氏號曰天黿者

宿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皆室東壁總名娵觜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娵觜亦名豕韋春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婁一名大梁一名西陸皆以爲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畱史記索隱曰畱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廿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榆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咮郭璞註曰咮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咮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咮咮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

火朱乃火色皆爲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替矣或有別名而難解者亦不敢録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説名不可以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也然參伐甘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則有三十九名此異也不足書也

生尅制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

為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必
謂如木尅土土得則喜木尅是為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
則喜土尅是為攔節堤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為旣
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為鍛錬全材金尅木是
為斧斤斲削然因尅以為美此所為尅中有用故稱之曰
制者乃一拘於生尅之中也

潮候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於亭牛尚行於世歌括載
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編成三歌
使渡江者庶無中流之嘆耳春秋晝歌云午未未未申寅
夘夘辰辰巳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輪夏歌云午未未未申

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
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
時則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
時之晝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巳明矣晚則日巳入後二刻
半天尚未暝皆屬于晝也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曉處

三代以前明星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
史佚至戰國時魯有梓謹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
楚有唐昧趙有尹黄魏有石申後世諸家不傳何巫咸甘
德石申三家有傳耶若以三家圖參又得陳卓纂著後世
取之然陳卓所言群國出入度數正是訛者難辨訛不[illegible]

陳卓又何所取耶黃星出自巫咸赤星出自石申黑星出自甘德今以三垣二十八宿不過三色不知當時諸人所定又何色耶且赤者大黃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於一色而更不能兼一星耶王良造父同將之臣宦者宗人後世之稱而不知甘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二國名周以後有也何巫咸之時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安得如高允考五星會東井者質之

錢塘

錢塘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令至唐避國號始加土嗚糉耕録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為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杭志以辯

其說考之什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遍迤於錢湖瀕湖迤西故謂錢塘耳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不同欲遷一月群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為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凉欲遷一月以為春夏秋冬方合時宜載之癸辛雜志予以德宗人君第欲像時隨語臣下吉甫公謹豈不學之士耶若遷一月以定四時則飛灰落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真可如李賀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雖各不同第以朝

覲會同凡事以此月爲首春夏秋冬可舉之耶月令呂不韋所定李穆特以爲玄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直故耳

木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氷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介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徵焉氏通考曰木氷者乃寒脇木而成氷妖不在木也氷花者乃氷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予意洪範傳范氏解恐若未當何休之註因後有沙隨苕丘之事之故若通考雖得其理而未申明其義夫雨

也水也庶花凝木並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處脇於木則木爲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稼甚怕亦斯之意成化丙戌冬京都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明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與

雙投橋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誌俗名雙投橋恭讀抄本西湖竹枝集元富春馬士順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註以常有情人雙投於橋故長橋名雙投

五山十刹

餘杭徑山錢塘靈隱凈慈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爲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塲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台州國清福州雪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丘爲禪院十刹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爲教院五山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瓦棺爲教院十刹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墻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霤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凈如櫻桃大拾取而破之中有硬黃氣白以爲非親見不信也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

置牛皮於檐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檐竿牛皮不知所何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爲異也夫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必人物鬼神或長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氣奮激爲陰所團則爲泡迸發出則成聲爲疾風爲迅雷過一物焉翕而成擊而碎莫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樹木與此爲土丸爲竹針一也或曰土丸竹針故二氣變化之妙之所成然則若如櫻桃皆長三寸是孰爲而孰較量之子曰正陰陽之氣所爲猶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氣所之也但其忽而形没而聲此所以妙萬物而爲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七元暗金日

陰陽家七元暗金之日百事大忌犯之者果驗蓋七元甲子共計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七元甲子矣是年箕宿直年算暗金日以星宿配五行陰陽以年各日爲是近陰陽家不知遂以本日起之則非也雖有通書如無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則後之甲子乃第一元虚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書之於藁易於便覽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丁卯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辰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己巳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庚午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辛未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壬申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癸酉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甲戌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乙亥年　昴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丙子年　畢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丁丑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戊寅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己卯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庚辰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癸未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乙酉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丙戌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丁亥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戊子年 氐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己丑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庚寅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辛卯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壬辰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癸巳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甲午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乙未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丙申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丁酉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戊戌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己亥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庚子年　奎星直年　爲木星　辰亥二日是
辛丑年　婁星直年　爲金星　午日是
壬寅年　胃星直年　爲土星　丑申二日是
癸卯年　昴星直年　爲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甲辰年　畢星直年　爲太陰星　巳日是
乙巳年　觜星直年　爲火星　子未二日是
丙午年　參星直年　爲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丁未年　井星直年　爲木星　辰亥二日是
戊申年　鬼星直年　爲金星　午日是
己酉年　柳星直年　爲土星　丑申二日是
庚戌年　星宿直年　爲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辛亥年　張星直年　禽太陰星　巳日是
壬子年　翼星直年　禽火星　子未二日是
癸丑年　軫星直年　禽水星　寅酉二日是
甲寅年　角星直年　禽木星　辰亥二日是
乙卯年　亢星直年　禽金星　午日是
丙辰年　氐星直年　禽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丁巳年　房星直年　禽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戊午年　心星直年　禽太陰星　巳日是
己未年　尾星直年　禽火星　子未二日是
庚申年　箕星直年　禽水星　寅酉二日是
辛酉年　斗星直年　禽木星　辰亥二日是

壬戌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癸亥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晴人

虹霓

淮南子曰虹霓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倐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愚意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尒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噀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霓之暈可見矣詩謂之淫恐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蝃蝀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又朱子問虹霓只是氣還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緣

散便無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
然有神若楊升庵見虹之詩自以為明若刻畫近如咫尺
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目橫分蒼嶺霞似有泥矣

七修類藁卷之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天竺寺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塘天竺寺謬也見蘇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

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爲時若之應據說題記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爲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廷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解其事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脫稿祇以爲董子真可謂誠於天然以後往往聞之宦客以二文嘗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兩浙皆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錄于天總類編以俟博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以水能勝火令民禱社社在王方水故禱社

出獨斬又社乃土祇之神土生萬物故祭禱焉出白虎通家祀戶春為少陽其氣始祀戶者收萬物出中

之義出蔡邕獨斷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禁止伐木以春盛德在木暴巫左傳曰今

人何上冀天哀之而雨巫能接神故暴之字曰男曰巫女曰覡而檀弓又曰天久不雨而望愚婦人則訓巫為婦

人矣考索又曰使女巫舞旱從陰也似當作女人聚蛇八此乃龍爲又說何王王此方爲水出爾雅或闕

斬暢益斬暢亦茲類求雨者也八乃木之成數春故也出月令註日於邑之東門之外為

四通之壇方八尺於東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月令迎春於東郊出五行志為四通之

壇者取便觀雲氣也八尺者亦木之數也方植蒼繒八蒼深青色東方青色繒者帛也漢祀用帛故仲

舒云然八亦春數其神共工共工以水行霸於義農之間故祀之非先之時共工也出淮南子祭

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畜能興雲雨出陶朱公養魚經入亦木數也玄酒頗陸

龍五齊三酒之齊曰玄乃玄米之本宜水也清酒好酒也周禮曰醇酷也又膊脯也脯乾肉也擇巫之清

絜辯言利辭者以祝巫絜蕙神之降依其体也故擇清潔之者利言辭者善於祝也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方之色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出五經通義又詩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明也出詩經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說文曰時雨曰澍又澍者注也奉牲牛羊豕曰牲出禮書以甲乙日十干屬木爲蒼龍長八丈龍致雨者也青色春尚木德也居中央爲小龍七合大龍爲八數各長四丈四七二十八也於東方皆東向亦取春東之義其間相去八尺取小童八人凡八者皆取木數也小童正長養者春義萬物初生故取之順時也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青東方色舞者周禮有舞師掌教皇舞旱暵則舞之故曰舞雩舞則達陽中之陰也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嗇大田夫也八蜡之神有嗇嗇司嗇爲農事也故禱雨而用之亦取無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鑿社通之於閭外之

萍閭者聚也水聚族與出謂會今借為門閭之閭乃里門也通之於溝取水得行絢止閭者亦取水義耳取

五蝦蟇錯置社中池蝦蟇水族得水氣之多若故深而而生焉天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數

蘔能化爲古今注曰雷震脈毛本章一名苕龍故洪駒父詩云龍變或化作所以用之其數五者五行也從二陰陽

任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早而故丙正交午之義亦方深八尺亦木數也深二尺說文義地數也

禱兩從陰之義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

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猳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鷄於

也夫爲酉酉則金也金能生水故埤雅曰雞正方之物文說文曰知特畜也猳猪性喜雨故許曰有豕白蹢烝涉波

矣易曰坎爲豕若水義也三歲者久能爲鬼神所使出卑雅物久則靈矣故用之令民閭邑南門

置水其外閉陽也復置水焉豰火池開北門闕陰也即儀云逵陰之義具老猳猪一

置于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猳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

死人骨埋之說文豭豝豕也豕牲爲水市中與北門皆用之取其以頭燗歲一號而聲應出於北門則

亦瘞胔之義也跋而後施所紛也而取人骨理之月令春月掩骼埋胔呂氏春秋注曰順木德而仁恩所施而然蓋冀天之所底也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淵藏所居開之而燔積薪致龍之行雨也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道道路橋橋梁壅塞不行者決之家通利其水道使之行也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塩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漢書財字讀與纔同財足者取其僅足而已茅茅草也以此禮天即此易曰藉以白茅致絜也毋斷存餘實也亦無斬伐之義也此言得雨謝禮如此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同前家人祀灶祀灶於夏取火德生祀之義出山堂考索無舉土功月令無起土土能魃水故禁之更大浚井導水泉也暴釜於坛臼杵於術釜以炊臼杵以舂皆有事於穀者也術邑中之道也暴之者見其久旱苗槁亦不復用冀天哀之也七日爲四通之坛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夏爲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乃七火之成數也尺亦火數也赤繒七赤亦火也其神蚩尤蚩尤能召風伯雨師故祭之出山海經祭之

以赤雄雞七赤火色七火數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已上同前服[illegible]衣尚火也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丁干屬火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并大龍亦為也各長三丈五尺共三七之數也於南方皆南向南火方為夏也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夏則萬物長盛故人用其壯也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司空居四民司也利者也旱以為民故用之也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已上九七俱火數也深一尺取天一生水之義也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已上凡如春辭者俱同春義解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興雲雨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曰市恃也養贍老小幼以不匱也日徙之若示民無生聖冀天哀之故歷代祈雨有徙市禁屠俱一義也於南門之外

夏令族廟門也五日五土數也季夏屬焉男子無得入市損陽而益陰也出董仲舒奏家

人祀中霤中霤中室也出向書正義月令中央土收祀中霤也霤土神也出陳騤集說屬無與

土功蔡蘭聚巫市傍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屬土故也乃土

位也植黃繒五黃土色五土數其神后稷社神祭之以母䱇毋音模禮八珍淳毋

煎醢和黍於上沃之以膏者出周禮韻會因移禮有䱇食乃飴米食也出周禮玉篇䱇玄酒具清酒

膊脯各令為祝齋三日衣黃從土色也皆如春詞以戊己日十干

屬土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君中央又為小龍四各二丈五尺

并大龍共五數也殺於大龍之半亦土數於南方皆南向南是夏令故南向也其間相去

五尺丈夫五人丈夫亦壯者也故農求雨書為壯者神齋三日服黃衣而舞

之老者伍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

之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illegible]神農

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

季立之（二字疑爲夏字）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壯者之也）舞西方沽（沽當作鰥鰥鰥長耳）北方（下疑少缺一字）人舞之者（或是老二字）

巳上既爽原書不同或脗駕之誤不敢旋解

秋暴巫（尪原本欠一尪字尪有疾人能事出[illegible]子）至九日無舉火事（九金成數也秋爲金）火（龍金故禁之蓋欲顯時之義）蕭金器（取金龍生水之義）家人祠門（秋爲閉藏故祭門出文公）舞[illegible]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秋位西方故也）方九尺（亦金數也）植白繒九（九亦金數白西方色於時爲秋故尙之）其神大昊（白帝之君金天氏也故祀於秋出月令註）祭之桐木魚（大昊同秋故之以桐木魚）祭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十干爲金）爲大白龍一長九尺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餘如前義解）

者九人（老而無妻曰鰥則萬物寡落用之九亦人數也）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
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中秋治兵司馬掌兵者也故順時用之出山堂）
（考隸）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已上解俱依前）他皆如前
各（名作齊冬得同）舞龍六日（冬爲水乃六之成數也故用之）禱於名山以助
之（名山靈者也又山川出雲故也）家人祀井（冬乃水旺之候故祭井出文公語錄）無壅水爲
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北既爲冬方則位此）方六尺植黑繒六（六水
數黑水也）其神玄冥（玄冥水官之臣少皞之子乃水神出月令註）祭之以黑狗子六
（古今註曰狗爲羨獻是用於祭者也禮亦云然取其黑因水之色也爾雅曰狗爲羹狗有羨獻之義存焉）玄酒
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十干屬水）
爲大黑龍一長六尺（水之數也）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如前
義也）於北方皆北向（順時之義）其間相去六尺（亦水數也）老者六人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一歲之終將終老者一尉亦齋生以胥終亦順時之義日衣黑衣而立之蘭雨爲民親民其如嗇冬已歲週而山尉則嗇佐之末至冬而川而其義也蒸池如春已上同春四時皆以水必開日守也爲龍必取潔土求雨必爲蓋蓋龍見輒有雲雨之與緣其象類而爲之出扭譯斷論所爲此龍徒也爲之結蓋蓋覆於龍其上也成而發之發之之也去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天干庚爲金天支子爲水金能生水也故令吏民夫婦皆偶處陰陽和而後雨取其和樂也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閉陽縱陰之義神書神農求雨書也又曰開袖山袖皆原本無此作神神字方通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賤陵貴者爲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春秋不長強禦也

止雨

雨大多令縣邑以土日杜水故也塞水瀆瀆邑中溝也荀子曰入共史瀆是也塞之
者使水不能行絕道道道路也絕之使不得通暢也蓋井井以出水爲力蓋之禁止也禁婦人
不得出入市絕之也令縣鄉里皆埽社下致絜也縣邑若丞丞當
作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
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祝一人祝祷共一人也皆齋三日
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夏赤色冬黑色具豚一曲禮曰豚曰腯肥以牛羊曰肥豕曰腯則豚以巧
黃二物也黍小米鹽美酒即清酒也財足祭社擊鼓三日于賓曰擊鼓于合賓
群祭也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古者嗟附
有節交曰諾出爾雅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久雨也太多五穀不和
敬進肥牲牛羊曰肥犬豕曰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滅陽陽日太盛即火熾也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

類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之故禁丈夫欲其和而樂也故之鼓開陽閉陰闔閉水故盡井而開火故擊鼓通陽及下文所謂朱絲縈社是也以朱絲縈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絡將繞以之縈社而至十周人衣朱衣者其陰而變陽出文獻通考于贊論一以辛亥之日易註辛有自新之意亥有微陽起發盛陰意取其日者欲閉塞水過而新火也書到即起即日行此禮也縣社令長知縣若丞縣丞尉主簿官長從官也各城邑闔境內外者也社嗇夫里里甲也吏吏胥正老人衆里老也皆出至於社下餔而罷申時食也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星乃陽精見則氣宣精矣

東花園

東花園即宋之富景園也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門內有

百花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相傳舊矣孝宗嘗奉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諸書皆同而吳廷輔覽勝詩又以爲宋姚妃居此非也今之姚園寺乃其所居蓋相近因一園字之訛板兒巷名曰白花此散巷乃百花池上巷也亦訛傳云爾凡考慈雲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觀此左見大街處正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支干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爲是皆假借獨巳亥有義耳辰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爲假借既以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己本几庚禹也辛被罪也壬懐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扭也寅髕也卯牖也

巳虵屬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愚按其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爲星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午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巳亥既是虵豕屬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當時苟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干支諸家不同史記曆律書巳缺戊己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戌爲矜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唶似皆未當意以生物隨時度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初生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孽茂

於戊是也巳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強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也寅髕（音就滕湍也）也陽氣欲出陰尚強而髕演於下郊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巳也陽氣畢布巳矣午仵也陰陽交相愕而仵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晉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戌烕也萬物滅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而後成焉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感始皇者唐宰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巳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襄鄧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謚其說必有討之上也後代不如抑亦因其人而不取歟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於一身朱朴知建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於當時是皆有益於後世論者當不以人而廢言可也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不一人以

爲氣壯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則知晉時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狀元陳亮云杭西湖之水足以灌城非建都之地謂湖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爲奇論予則以謂不然湖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况宋城南北比今尤長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觀之湖與城中等矣盖日久諸物爲水火所毁者不知其幾矣壅土日積亢不可灌明也

地震屬陰

寓圃雜誌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予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抱朴子曰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此說方通

錢氏杭城門名

錢鏐時杭門十座城自南秦望山北抵夾城巷東亘江干西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也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

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故曰腰鼓城

類稿六卷終

七修類藁卷之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國事類

側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言異之留之茶餅不顧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尊號適符其言於乎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

寧知道士非仙而特来前告耳

聖誕

太祖生時

陳太后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麥場於麥糠中取白藥

一丸置巳掌中

太后視之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吞之覺語

仁祖特口尚有香明日

太祖生泗志補遺以為實事而非夢誤矣

紅羅幛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

仁祖寓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幛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爲之玄鳥周之火鳥載之史冊不爲誣也而聖人之生要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詳也

子時食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於門側

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為禮而僧不

見矣過夜半信然

不生人物

盱眙縣唐與靈蹟二鄉即

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前有光明山出舊嘗見五色後有紅廟因獲紅羅故名今封神為都土地乃旺氣於上故名

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江東籤語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樵拆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頗靈應須以問之

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

毫君莫敢緫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䂓矩遂遠甚而不代及車書混一為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矣豈人為哉

伽藍珓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寺僧散避

太祖祝伽藍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珓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珓如前祝投珓如前神旣許之因抵濠城依滁陽王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蛇蟠纓帽

太祖攻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暮官李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乃引觴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象簡龍衣照

高廟新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成祖以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議之給事中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敘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啓沃之才不知

此乃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箸之辭但少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興皆位逼勢敵有以成其私志漢祖雖微亦為泗上亭長豈特有如我

太祖不階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誇張先世照耀將來至有妄認其始祖者也豈特有如我

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見天生豪傑上聖之資不可與常人等也瑛伏讀　御製集中

皇陵碑文未嘗不三嘆三頌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

知

太祖先巳命臣下為文述亦詳矣仍以未稱而自撰此尤見

聖慮之益聖也今敬拜錄二文于左以示將來奉

天承運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 祖宗積德所致茲欽撰

文詞臣考據弗周則紀載弗称敢以上請於是 上手錄

大槩若曰朕幼時 皇考為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尓

祖先於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從父挈家渡淮開懇兵後荒田

因家泗州朕記不忘 皇考有四子長兄諱某生於津律

鎮仲兄諱某生於靈璧三兄諱某生於虹縣 皇考五十

居鍾離之東鄉而朕生焉十年後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

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既而復遷太平鄉之孤村庄歲甲

申　皇考殁　皇妣陳氏俱亡奈長兄與其子亦繼殁時
家甚貧謀葬無所同里劉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一方以葬
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既畢　朕氣然無托念二親爲
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
之皇覺寺鄉人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
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歉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還其家
朕居寺時甫两月未諳釋典罹此飢饉徬徨三思歸則無家
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南歷金斗西抵無錫北至潁
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掠殺人時承平既久列郡騷動
仍還皇覺寺又四年潁濠蘄黄有警濠城亦破　朕雖處
兵間與元兵相拒期年元兵敗去得其義兵三千人於定

遠遂立師之夜忽奔元將知樞密院事老張既逝得其民兵
男女七萬人攻逐元將參政野先乃移師淮州轉戰和陽
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業建康將相協心賢能匡贊西平
陳友諒東剪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奉款中原順服兵進
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 朕以十五年間遂成大業仰惟
先陵奇秀所鍾雖治葬之時厄於貧窶衣衾棺槨不能具
脩願 天地之佑 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顧無以慨
人子之情茲欲啓壙改葬慮泄山川靈氣使体魄不安益
增悲悼姑積土原封勢若岡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
以脩山林之制而已諡獻陵曰
皇陵汝其據事直言無諱臣善長以 上手所錄付詞臣文

臣善長等欽承明訓黽勉論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漢高
祖皆起自側微以成德業之盛蓋天將降大任於聖明必
先有以起之今　皇上述二親之劬勞興夙昔之出處刻
石以昭先烈俾後世子孫知積累之厚創業之難思以繼
承無疆之基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嗚呼盛哉謹拜手
稽首而爲之銘曰　皇矣上帝厥命熚煌監觀四方有道
者昌惟今
天子奮跡田里叱風驅霆仗劍而起汝潁始兵蔓於濠梁淵
潛時晦隱其施張元君既否紊亂政理命將出師及數人
紀貪殘汚穢肆彼剽掠戰功敗衂賞罰無章猛士陰兵嶮
平卒止總戎奮奔歸者如水淋和來附形勢莫當江流浩

浩瀚息可航采石破領當途風靡宣欽畏威耄倪忻喜經營建奉賞帝故鄉號令之行肅如秋霜乃伐僭王殲之彭蠡削平兩浙殪彼豕閩廣既服百粵來王青齊獻款底平豫章師震幽燕君臣北徙空城盡開圖籍弗毀乃作禮樂乃垂衣裳重譯表獻大開明堂永懷上世原其本始句容族居川回山峙載渡淮海辟除榛荒或濠或泗莫廢弗常鍾離之鄉卜葬如此化家為國靈秀鍾美積善彌久天賜禎祥脩之於己惟德乃長浚河之源以達其委基岱之高以覩其上奉天理物君德是揚不揚大業傳敘無疆豈勅相臣申命國史昭昭後昆受天之祉

又

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王寓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彷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而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得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

乃與兄訃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函荒兄為我哭我為
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慟逝蒼汪氏老毋
為我籌畫遣子相送備禮蔡吞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
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為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為百無所長
依親自辱仰天浩浩既非可倚侶影相將哭朝烟而急進
暮投古寺以趨蹌仰勞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淒
凉魂悠悠而覓父毋無有志落䰟而徜徉西風鶴淚俄浙
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
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擾擾乎
思親之心明若日進將乎家邦也而既歸仍復棠于里住
三載而有椎者兆梁初起次潁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

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文人寄書云及趨降既
憂且惧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逍遥而
無已試與志者相商乃告之曰果來乎以待果抑奮臂而
相戕知者爲我計畫且陰禱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
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
吉將就内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
獲釋身體安康從遇朝暮月夜戎行元兵討叛將士揚揚
一獲不得耳攫耳捩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
輿鍮子脫侶隊馭馬空强去逍南土氣舒而光唱農夫以
入伍事孝是匡不逾月而衆集亦賊敵野而盈岡率渡清
流戍守滁揚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姊之已逝獨存附

馬與甥雙附馬引兒來接我外甥見男如見娘此時孟嫂
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殁数載獨遺寡婦野持
傕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特聚會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眷属外練兵鍔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
州東渡大江首撫姑孰禮義是尚遂立建業四守関防礪
兵秣馬静看頡頏群雄自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
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乎乃張皇六師飛
旌角亢勇者効力智者賛襄親征荆楚将平湖湘三苗盡
服蛋海入降命大将征東平乎呉越齊魯耀乎其强西有
乎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都胡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刃
而燦若星芒巳而長驅於并既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関

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簧玄莞樂浪以歸扱籍南蕃十有二
國而朱王以金陵而定尋托厖昭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
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鬱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徵塋卜者
乃曰不可而地且蔵於是祀事之禮巳定每精潔乎烝嘗
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爲此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
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泆筆以述難諭嗣以撫吕稽首頓首
再拜頓時時而未享

朱氏世德碑

瑛舊於先輩大臣家獲　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
太祖之手筆也　御製集中所欠近又見剪勝舊聞所載與
此本有異因借校觀訛者辦之疑者存之各於其下什焉

尚或字訛句漏謹依原文拜錄於左碑云本家（舊譜本作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舊譜本無家字）巷在通德鄉上世以耒服勤農業五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舊譜本作娶訛）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為祖父母有二子長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諱世珍元籍陶金戶非土產市於他方以供歲賦（舊譜本無此句恐非）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十有二歲先考才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朱考君（舊譜本無七三字）無因至鍾離同居

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色鄉里稱為世長先伯娶劉氏（舊聞本有一生字）有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皆生於盱眙次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於五河某其季也先遷鍾離後戊辰所生（舊聞本生作年字）所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未已（舊聞本未已作兄未是）相繼而（舊聞本作[illegible]字）殁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政今為都督重六重七皆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捨入皇覺寺歲（舊聞本無歲字）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家（舊聞本作隸字）三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舊聞本作至正二十四年此甚訛二十四年太祖已建國號吳元年矣）年二十四歲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為（舊文本作乃字）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

滁（舊本又作滌誤）和龍鳳三年率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曰鄉土之思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居（舊閩本無居字）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母（舊閩本作兄字誤）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舊閩本有之禮二字）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舊閩本有家字）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高（舊閩本作先字）祖塋泗州先考塋鍾離此朱氏之原委（舊閩本作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師（舊閩本作節字）開府為建塋之所也（舊閩本無也字）實鄉郡焉連歲征伐拓覓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贈（舊閩本作書誤）

曾祖為資德大夫淮舊聞本作江字南等處舊聞本有行字中書省左舊聞本作右字丞相舊聞本次相字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侯舊聞本作吳字非氏吳國夫人

先祖考為光祿舊聞本又光祿二字大夫江西等處舊聞本有行字中書省右丞相大尉舊聞本作平章政事上柱國同依吳國舊聞本作曰非公先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舊聞本作西非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一日舊聞本作閏月十三日祗詣舊聞本作謁先壠焚香舊聞本作黃非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者禮所舊聞本作行非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實先世靈長之澤垂

衍後昆宜得推（舊闡本作報排）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遂為子孫者之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先祖父積功累善天地（舊闡本無地字）之報（舊闡本有施字）茂於厥後允（舊闡本有我字）子孫當體祖父之心循（舊闡本作脩）德存仁（舊闡本作仁非）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石（舊闡本作後照排）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世祖像泪

我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戍惟元世祖其面嫢為泪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則又如故也

太祖聞知幸廟以手指曰痴達子痴達子汝胡人入主中國可謂幸矣今不革法者以汝亦一代之主

朕今天命人歸俺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於是塑工

明日遂奏世祖面無淚矣

七脩類藁卷之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元末擾亂

至正初伯顏變亂僭章江西遂有朱光卿廣東羅天麟陳積萬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珎相繼扇動又賈魯開河生民嗷嗷石人之事興則韓林兒徐壽輝芝蔴李三枝起而受廷天下者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正浙西張士誠陝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州潑張安慶雙刀趙濠州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也長淮以北則山東又有田豐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

太原王保保木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
殺戮　天兵臨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畧述其本末
事情書之於左不知者待博識者又補之焉庶或可以參
考於國史也

方國珎始末畧

方國珎台州寧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
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剽刼海
商方乃為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
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
元為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
非其敵也十九年降

太祖遂獻款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愆措誣逃死無所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泗東渡江左據有形勢以制四方奮揚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頑愚俯加訓諭開其昏憒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欵或有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廓擴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

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畧曰爾起事時元尚承平倡亂海隅遂陥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於西暮送款於北此豈大丈夫之為也吾下

發時鯨敵甚多豈暇與爾較勝爾遣子納降吾不逆詐數年之間迭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畜異志覘吾虛實三也未有釁端先自猜忌四也易交輕悔五也廓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為人敗吾中原已得其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難救彼若無事交疎禮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於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我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上帝好生遠天害民九也爾能盡驅温台慶元之民與決勝負丈夫事也今復遣數舟徇偷鼠竊十也吾遣兵入浙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來啚其首惡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詭稔惡爾乃陰竊潛結遥為

詐倭以詐交詐反自疑吾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
二尚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粮二十萬仍以書
諭其畧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邇來歸豈意挾詐張士信
接境取爾甚易不敢加兵者吾方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
却遣奸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即取溫台
水陸並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
較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爲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敵國也宜慎思之國珍於是有
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無
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前
負荷

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於學術遭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父祖承籍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湯武之君爲之依附而已何若王師之渡江左豎幟揮至於瓊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弁師歸心效順惟時固已知

主上有今日矣但願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而

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構釁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文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恭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爾

自咎拾年之間非　主上無以至今一旦隳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進于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實為萬幸

太祖始怒其反復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不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宥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治兵為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懼我師攻擊國瑛

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岩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追至黃岩國瑛燒殿守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啗

十月己巳亮祖進兵至温州陣於南城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悑將克之獲員外劉本功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師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己丑又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別蕃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於海朝以之為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於 朝實錄之言也又按

誠意伯曰

太祖威震華夷不能致者方國珍深入海島王保保遠去沙

漠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張昶

張昶仕元爲戸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太祖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叅政昶外示誠欵內懷陰計與

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

凡 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决如流事無停滯昶恒

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己心者心常怏怏時廓懨帖

求見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

所願也間使人上書頌功德勸

太祖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

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復勸
太祖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
死贈昶官謚遐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
長壽丑的等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
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内得書表遂奏之
太祖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
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
矣是何赦焉遂誅然此於太明實録上得之於乎昶雖仕
我

太祖觀此亦善維之志也又能於死生之際明焉豈非忠於元者乎況其文成於　國朝夏元吉諸公寧無抑揚於中予觀元史未書耶節畧見於劉基傳中故特錄出之

沈萬三秀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原住蘇之周莊）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流雲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點化

之術也詳近峯聞畧

張士誠始末畧

張士誠泰州白駒塲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據高郵十六年陷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睦邇畏遁或以苗軍楊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走士誠然完軍尤殘暴也十七年　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接境雖嘗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溧陽等地互有勝負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毋痛令士誠請和每歲輸粟十萬金幣若干　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釁荷

我使臣之罪每歲要粮五十萬歸使等事士誠不報浙省
左丞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
之被其晋吴至二十年關士益肆南自紹興北至濟寧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吴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
正其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擄抗元因以窮士信為平
章二十五年
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
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數士誠之罪曰私販鹽
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祭政趙璉四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楊寺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粮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郤我邊民其罪八也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後移兵姑蘇秋攻湖州升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角鄧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暹呂珍等以舊部降五

太子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選珍號將也誠倚之至是奪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於是逵軍直擣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逵督軍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茅成左脅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急吳元年丁未 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畧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嘗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尔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為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諸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久欲突圍决戰覘閶門少陳將常遇春與其至分兵北濠與闘又未决士誠復遣參政黄哈剌把都率兵千餘助又自出兵

山塘為援陣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尔為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刀往擊敵勢轉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死肩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余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入日幸已昃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事詳平吳錄

陳友諒本末畧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衆剽

掠於村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衆往從羅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隷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路并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爲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遂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攻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已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陷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

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未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
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具厲士卒以
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
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
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
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
疆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
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
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
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也

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政乃遣使詣建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鄱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至正二十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渚磯嘗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豈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讐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服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君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又將舟騎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未死城下

不可再得也設使公俛俯外跡亦仁脩德勿作欺人之態
邪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逡巡至於
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
軍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燒其水寨舟數
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燒死遂不敢出然
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
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
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
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
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踪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
來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旣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捐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决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决之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冐死突出將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四十四

定過黍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始末如此我

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勍敵也使劉伯溫不勸

上先伐之養勢存大欲一旦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起建康殿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州膠於沙灘幾成假帝投水使無舍木相從之一日以決一勝豈及乎殆亦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逆且情之流矣也耶

黃河運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脫脫

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数十萬民恐巳思亂矣而欒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焼香惑衆至山童因棗陽有男過歲恭長四尺餘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弥勒下生天下當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埋當開河道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掘者得之驚詫而倡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福通等共尊山童為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其子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揚宋季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碭山夾河迎林兒為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為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號宋改元龍鳳偽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盖

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又陷汴拆鹿邑太清宮材為殿居之後朝廷發師誅討福通奉偽主遁安豐然而亂階既成其黨毛貴田豐李武崔德等四出攻掠天下擾擾尋俱敗死獨林兒直至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為天兵所討故也

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一蘄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為業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為偈頌集衆念佛心欲為亂一日徐浴於鹽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遂與麻城鄒普勝等倡為妖術立徐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據蘄水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明遠丁普朗

等盡陷湖廣之仕仁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入杭湖為董搏霄所收十三年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逝去擒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為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諒等太亂東南尤為盛也

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為帝紅巾為號衆至十萬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為相已為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撾殺之稱汴為京自称太保性極殘忍所過以人為粮山東河北多為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兵二道關先生

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號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
陷上都焚燒宮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
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將福通
為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討之力不敵奉偽主遁安豐因
是三道各自據地尋俱敗死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
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為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襲
殺之

倪文俊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
多勇力號蠻子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守路迎斬
州盜徐壽輝為主已為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在倪也每

用多楽小舟晝夜疾行出人不意所致克捷擄威順王妻妃殺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歎崇福遂陷荊鄂澧岳黄蘄漢衡常德寶慶江度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獨諸郡然嬌恣暴狠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黄州未幾偽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殺之前一夕毋復夢白虎死而文後自見大星落舟前笑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内應毋夢上干天象見天子乎

芝蔴李

李二號芝蔴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彭早住亦燒香聚衆反攻陷徐州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十二年

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後卒趙彭二人奔濠州先是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與孫德崖亦聚衆據濠州自稱元帥二人既至郭孫交屈已事之繼而彭死均用遂專任郭不堪與下自往來滁州而均用挈往濟南假與宋將毛貴合襲殺毛貴進據益都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又殺均用後與所部互相併殺俱滅

明玉珍

明玉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子兵之首亦為飛矢損右目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為其將攻陷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繼而壽輝偽將陳友諒襲殺倪自為王而復矯徐命使玉珍

會兵建康明慨陳之逆殺怒曰汝能為帝我不能耶遂弑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為李思齊敗之又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為帖木兒所敗退孖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六年為豸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小明主二十七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亡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覲帝並載正史至廿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獲遂禁軍民畜猪（見傳信錄）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

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柳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
計忽有二狐自内殿出帝前嗥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龍孫宋子單耶命開建德門北去實
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君應昌馳書示以禍福
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
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内皆王土亦喜江南有
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觀闕鳴呼杜
鵑啼來京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況至於燕乎杭
潮三日不波宋社墟矣況至二十年之間之不波乎後乃歷
蹝多狐祟非祥乃來兆而狐乃前人哉覩其嘆泣長往荅
詩知消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誤為中山王可執而縱

之非也

生員巾服

漢酈食其以儒冠見高祖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今之生巾文讀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何帶易以緇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録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始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聞當親服試之至今蔵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

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